

北京的冬天



姚 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几乎我所有在北京的朋友，对台北的冬天生出一种温和的想象，全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；相对地在我心里，北京的冬天像另一种语言——它冷、干、清晰，已经刻在我半个人生里，无法被别处别季节可替代。

四十岁以后，我开始在台北与北京之间往返。两座城市的距离不只在地图上，也在我心理上有种各不相同的世界。台北的冬天，湿冷灰色的宣纸摊开，沉默而沉淀；而北京的冬天像一张干得发脆发

亮的白纸，轻碰就会响。当我走在北京街上，静电在衣料间窜动，罩在厚实衣物内的自己总隐约听到响声四窜，加上鼻尖总带着金属与风沙的味道，一种只有北方冬天才有的奇妙气息。午后的阳光照在

灰色的楼墙上，亮得近乎刺眼，但光里藏着细小的尘埃，比夏日更轻盈。干燥冰冻的风吹过时像一层无形的薄纱掠过街面，让整座城市有了干燥而透明的颤动。

这二十年来，仅去年因为身体缘故缺席了一次参与北京的冬天。去年整个冬天在台北，身体虚弱的我常常无力看着川外，忍不住把手机滑到北京的天气报告：今天有风吗？雪落了没？是会割脸的那种冷吗？听过许多歌里唱的北京冬天，但没有一首能准确描绘我脑中的景象。真正的北京冬天，不算浪漫，毫不含糊，却有种让人安静下来的现实。

在这里，我反而更能安心阅读、听音乐，

甚至傻傻地放空。冬日阳光洒进暖得过头的室内，让人有种错觉以为夏天，只是光线更直接，颜色更明亮。在屋外行走戴着罩耳式耳机穿过街道时，音乐贴得更近心里。老歌在寒气里变得柔软，新歌则被深深刻进记忆里，像第一次在雪地里踩下一个亮亮的脚印。

夜里，即使暖气充足，我仍习惯穿着厚袜子横躺在沙发上，随意翻一本书。书的内容精彩与否不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那个时间

里的我不再慌忙，不容易莫名低落，目的性不大地存在着。让我在北京冬天的安静里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——能安住在文字里，也能安住在寂寞里。这也许就是我对北京冬天的情有所钟的原因。

有时我会想起老狼唱的北京的冬天，那种带着风声、冷意、青春漂浮感的冬天；那种属于北方少年、属于成长、也属于离别的冬天。歌曲里的城市带着孤独，也带着难以对人启齿的期待和倔强。而我这个别处移居来的人，走进的却是另一种北京冬天，没有少年的漂泊，更多的是中年的安静；没有歌里那种呼啸的孤单，而是某种被年份磨光后的温柔；不是故乡的冬天，但却让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能落地的心境。

而我活着的这个北京冬天，风里有修复后的自己的呼吸，和余生步伐。属于我自己的北京冬天。❖

我在北京冬天的安静里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——能安住在文字里，也能安住在寂寞里。